



散文特写集

貴州十年文艺創作选

散文特写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
貴州大学中文系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60年8月·貴阳

貴州十年文艺创作选
散 文 特 与 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
貴州大学中文系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8 1/2 插頁：5 字数：181,3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150册

(内精装1,100)

統一書号：10115·271 (1423)

定 价：(6) 精：一元五角
平：一 元

编 选 說 明

貴州解放十年来，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学艺术创作也空前的繁荣，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企求通过这套文艺创作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十年来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社会改革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轮廓和面貌，同时，也较为清楚地反映出贵州十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盛况。

这套选集，包括有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诗集、儿童文学集、民间故事集、歌谣集、戏剧曲艺集、歌曲集等八本。编选的作品，尽可能照顾到内容既能反映我省十年来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具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同时，能体现出我省的地方特点和多民族的特点；在风格上力求多样化。在编排上，大体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和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为序。

这套选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同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贵州大学中文系、贵州大学艺术系、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等单位分别进行初选和复选。

在編选过程中，我們曾得到我省各报刊編輯部及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积极地向我們推荐优秀作品，提供有关資料，使編选工作得以順利地进行，广大作者和讀者也大批来信，給了我們极大的鼓舞，有些还寄来了作品，供我們选編，在这里，我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但是，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和人力的不足，以及時間的仓促，这套选集虽然編出来了，遺漏和缺点一定很多，希望能得到作者、讀者和有关方面的批評和指正。

編 者

目 录

邓小平同志在遵义.....肖 明 (1)

十月的原野.....微 山 (9)

心潮逐浪高.....张 克 (15)

深耕营里一昼夜.....清 倫、胡欣 (21)

在农村公共食堂作客.....于 月 (26)

公社頌.....鄧国光 (30)

中秋之夜..... (37)

十月二十日这一天.....刘学洙 (43)

鉄.....熊正国 (48)

一面紅旗.....艾鴻鳴 (55)

独手姑娘.....韦 涵 (65)

我当了教員.....李应清 (73)

幸福呵！苗家的百岁老人.....尘 野 (77)

山城贵阳的今昔.....寒光父 (84)

紅色的山城——遵义·····	刘学洙 (89)
鎮远风光·····	邢立斌 (96)
从貴阳到都匀·····	馬 华 (99)
川黔鐵路紀行·····	孙惠良 (107)

“赶山帮子”翻身·····	(117)
草苗爭长·····	(131)
父与子·····	(147)
亲人·····	(163)
炉火紅心·····	(176)
紅旗儿女·····	(194)

活捉匪首曹紹华·····	汪德荣 (214)
土地“安家”前后·····	紀希晨 (221)
砍树·····	青明、江萍 (231)
苗族人民的好儿子·····	王 坪 (238)
从物价看社会·····	刘庆田 (243)

在客車里·····	邢立斌 (249)
苗家的新人·····	塞先父 (256)
“鬼”·····	阿 尼 (265)

鄧小平同志在遵義

肖 明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

从贵阳出发到达遵义时，已經是下午两点了，吃过飯快到三点。邓小平同志离开飯桌时，看了看表說：“規定个時間吧。”周林同志說：“好，你規定。”大家也都不約而同地望着邓小平同志，等他規定時間。

“四点吧！可以不可以？”邓小平同志扫視了一下大家。同志們有的点头，有的答应“好”，邓小平同志才又肯定地說了一句：“好，那就四点集合。”

还差几分到四点，邓小平同志就已站在湘江賓館的門口等待出发。后来在遵義近两天時間的活動里，邓小平同志总是遵守規定的時間，沒有赴別的同志等待过一分鐘。

遵義會議紀念公园里的一切都使邓小平等同志感到兴趣。也許是二十多年以前的遵義給他們印象太深了，所以对今天遵義市能有这么好的公园，不免有些詫异。从这里能够清晰地望

到河对面山上的苹果林，邓小平同志向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同志說：“你們要把遵义市附近这些山，都培育成苹果园。”楊尙昆同志指着环繞的山說：“二进遵义时，这些地方都經過血战，紅軍三軍团參謀长邓萍同志就牺牲在这附近。”人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那凝結了烈士鮮血的土地上，已长成了一排排整齐的苹果林。

今天，遵义會議紀念館里非比寻常。遵义會議紀念館里的工作人員，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會議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楊尙昆等同志来參觀紀念館。遵义會議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楊尙昆同志，对这座闊別一十多年，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記憶犹新。一走进紀念館的大門，楊尙昆同志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陈列室，楊尙昆同志告訴紀念館的負責人孔宪权同志，“这里是当时的作战室。”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間。这个完全按照当年开会时的样子而陈設的房間，立即把邓小平同志引入回忆。他肯定地说：“會議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在狭窄的走廊上，邓小平同志說：“这个地方原来好象很寬，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同志手指着楼房后边的空場子說：“这里当时是一大片房子。”他和楊尙昆同志回忆起毛主席当时住的地方就在这一片房子里。在場的将近二十个人，都紧跟着邓小平和楊尙昆同志，听他們講当年开会的情景和紅軍两进两出遵义的情况，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更是連一个字都怕漏掉。

从紀念館出来，邓小平等同志一直步行到最繁华的遵义市

中心。他們一边走，一邊找尋着當年街道的痕跡。街道寬了，橋大了，出現了一排排的新樓房，這座城市已經完全變了。李井泉同志當時住在市中心一家商店里，他想看一看老住處，尽管極仔細地尋找，也杳無踪影。

在遵義紅旗人民公社

從市中心回來，鄧小平等同志來到遵義市紅旗人民公社。當他們走進公社食堂時，社員們正在吃晚飯，兩菜一湯，大米飯，有的桌上還有社員自己帶來的小菜。鄧小平同志走到女社員周世芬一家的桌前，詳細地詢問了周世芬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周世芬有四個孩子，有三個孩子正和她同桌吃飯。她的丈夫在鋼鐵廠工作，每月工資三十多元。成立公社前，周世芬一家六口，單靠丈夫的收入生活，日子過得很緊；成立公社以後，她到公社食堂吃飯，擺脫了家務，自己進文具廠工作，每月收入十三元，全家吃飯共用二十七元，余十幾元可作其他之用，日子就寬裕多了。周世芬詳細地把自己家裡過去和現在的收支情況，講給鄧小平同志聽。這時，全體吃飯的社員都停止了吃飯，興奮地聽着鄧小平同志與周世芬談話，有幾次周世芬稍微說慢了一點，旁邊的社員就替她說，好像周世芬說的不是一家的事，而是大家的事。

離開食堂，鄧小平同志來到公社的托兒所，孩子們正坐在小凳子上圍成圓圈作遊戲。在孩子的包圍中，鄧小平同志向熱情的所長劉伯英詳細地詢問了孩子們在托兒所里的食宿情況，父母親的負擔，保育員們的待遇。劉伯英和其他九個保育

員，都是街道上熱心於公益事情的積極分子，為幫助公社克服剛建立階段的困難，她們來托兒所工作都暫時不要報酬。鄧小平同志和所有在場的客人，對她們這種崇高的為公忘私的精神大加贊揚。

和魏炳芳、程耀華同志談話

在湘江賓館三樓的會議室里，綏陽縣書記魏炳芳同志，心情有些緊張。鄧小平同志約他來談話，地委打電話通知他時，他正在鄉下工作，這真是喜從天降。可是鄧小平同志要和他談話，將問他些什麼呢？他懷着興奮快樂，然而又有些局促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鄧小平同志問魏炳芳同志：“綏陽縣都出產什麼？”魏炳芳同志屈着指頭，一樣樣說。談話開始得這樣親切平易，魏炳芳同志的心情不那么緊張了。談到綏陽出產麻時，鄧小平同志問：“你們的麻平均畝產多少斤？”

“一百八十斤。”魏炳芳同志回答說。

鄧小平同志接着問：“一百八十斤麻合現金多少？”

魏炳芳同志一時沒答上來，只是笑，看樣子，他過去沒算過如此細致的帳。鄧小平同志看他答不上來，就說：“你先說一斤麻多少錢。”

“一斤麻收購價五角。”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同志代他回答了，“一畝麻收入九十元左右。”

“麻的價值很高，很有搞頭，你們該多種一點，麻有市場，國內外市場都需要，要大力發展，要多種，還要提高畝產

量。”说到这里，他轉向周林同志說：“你們山区資源多，要多生产有市場的經濟作物，多搞有交換价值的產品。”

邓小平同志又問魏炳芳同志：“你們县今年每人的平均产值是多少？”

“一百四十七元。”魏炳芳同志回答。

“产值一百四十七，分配給农民的是多少？”邓小平同志又問。

“六十元。”

“这六十元农民怎么用法？”邓小平同志关切地問，“你先說吃飯用多少。”

魏炳芳同志一边算一边說：“一年四百斤米，外加部分紅薯，得二十元，吃菜每人每月得七角，一年八元多。”

“这七角菜錢能吃个什么样？”邓小平同志接着問。

“一般食堂都有两菜一湯。”魏炳芳同志回答。

邓小平同志奇怪七角錢怎么能吃得那么好。

魏炳芳同志說：“吃肉不要錢，是社里自己喂的猪，菜是自己种的，燒柴是自己砍的，七角錢只是买些菜油、盐巴等。”

“你們这个算法怪，原来有这么多东西不要錢。”邓小平同志笑着說：“这七角錢可不能和城市的七角錢相比。”

談着話，遵义县委书记程耀华同志也到了。

邓小平同志向程耀华同志詳細詢問了遵义县的生产和分配的大帳和細帳等情况以后，把話題轉到了修建农村居民点的問題。邓小平同志說：“这是百年大計，一定要搞好，宁可慢一点也要好，但农村建房不能象城市那样，一平方公尺造价几十元；你們要尽可能的作到每平方公尺只用二元錢，买些玻璃和

小五金等，其他一切，从头到脚都用劳动来解决。也无非是烧砖瓦、制水泥、种树。走这条道，农村的居住问题就能够比较早的解决。农村住房标准，不能按照目前城市的标准，新建房子一定要使农民住得宽敞一些，这样每户按五人计算，也不过用一百多元钱就够了。”

会客室里静悄悄的，程耀华和魏炳芳同志贪婪地听着，惟恐漏掉一个字。

话题说到綏阳是养猪基地，外调小猪很多，李井泉同志说：“养猪除了吃肉以外，其他东西都能利用，搞得好，一个猪能顶两个猪。”

邓小平同志说：“养猪，首先是肥料厂；吃了肉，剩下毛、肠衣、骨头等都是财富。”

从养猪又谈到公社吃菜，邓小平同志说：“公社一定要有计划的种菜，而且要品种多。在这方面也要进行评比竞赛，看哪个社种的菜好，品种多，食堂里作的菜香。”

邓小平同志又谈到了托儿所和食堂的工作问题，他说：“公社化了，全国工作大变了，最大的工作是管七岁以下的娃娃，娃娃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一个人平均管七、八个，全国就要有二千万人来作这一项工作。其次就是作饭的了。一个人作五十个人的饭，全国要一千四百万人做饭。这都是社会事业。数这两行的人多，然后才是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这两行工作是群众最关心的工作。徐水县规定作这两行工作的人要经过选举，这是有道理的；群众把娃娃、把后一代、把嘴巴交给这些人，这些人必须是群众信赖的。”

邓小平同志今天晚上好象老在算帐，他算綏阳县的收入和

分配帳，算遵義縣的收入和分配帳，算遵義專區的收入和分配帳，算每個社員的收入支出帳，算他們積累的钱怎么用，分配的钱又怎么用。時針已經十一點，鄧小平同志又給全省算了个林木收入的帳，他向周林同志說：“你們這裡有最好的植樹條件，在鐵路沿綫與河流兩岸每個人植一百棵樹，三十棵四年成材，三十棵六年成材，四十棵八年成材，四年以後每人就可收入五十元。”

鄧小平同志的帳把在座的每一個人都算得興奮活躍起來。從這些帳里，人們看到了貴州的富足，看到了貴州的美妙而寬廣的前景。

在南白人民公社

今天又是個好天氣，一大清早太陽就向人們來問好。前天，鄧小平等同志剛到貴陽時，楊尚昆同志看着窗外的陽光說：“你們貴州的天气很好呀。”鄧小平同志打趣地說：“你來一天不算，得到第三天才能定論。”今天，就是第三天了，一出門就有人笑着說：“天有三日晴啦！”迎着閃耀的陽光，鄧小平等同志去訪問南白人民公社。

南白人民公社是聞名全省的大風暴農業社與附近幾個農業社合併組成的公社。在公社的辦公室里，鄧小平同志向社黨委書記劉太興同志問了公社的生產和生活情況，談到社員除在社里吃飯以外，分配到的現金如何支配問題。劉太興同志說：“社員買的東西很多，有的買衣服、鞋襪，有的買電筒、鋼筆。”說到縫紉機和自行車時，鄧小平同志說：“社員騎自行

車很好，能鍛煉身體。我主張我們國家成個自行車國家，社員下地騎自行車，農具用汽車拉着。”從社的辦公室出來，劉太興領着鄧小平等同志看公社的深耕。這裡紅旗招展，人聲鼎沸，公社要在这塊塢子上搞豐產塢。鄧小平等同志從那里的共青团水庫，穿過剛深翻過的土地，仔細地查看深翻地的情况，還和田間托兒所的保育員談了話。時間已是中午十二點了，沿着曲折的田坎路，鄧小平等同志離開了沸騰着的南白人民公社。

鄧小平等同志在遵義的兩天時間里，不僅給遵義，也給全貴州人民帶來了無限的鼓舞和力量，還對各方面的工作給了極重要的指示。貴州人民將以行動來回答他們的關懷。

（原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山花”。此次收入本集又經作者作了適當修改。）

十月的原野

徽 山

十月，在群山环抱中的望谟县紫松公社的原野上，沸腾着一片丰收的欢笑和劳动的战歌。这才是公社化以后的第一年，就給人們带来了这么大的幸福。常言說“十年难逢金满斗”，可是今年呢？真是百年沒有的大丰收。

在临近国庆十周年的时刻，秋收进入了最紧张的关头。在金黃色的原野上，到处飄蕩着紅旗，到处充滿了歌声。今年的谷子实在爱人，站在稻田边，对面不見人；伸手推一把，厚实得象一堵牆一样，四边乱顫动。社員們揮舞着镰刀，抓起又粗又高的谷秆，拿起沉甸甸的穗头，从內心里发出无限的喜悦。晚秋的阳光，还带着夏日的余威，热呼呼的照射在人們的脸上、背上，可是人們一点也沒有感到威胁，反而喊着：“加油干呀！同志們！看多么难得的大太阳，再給我們几个太阳天，干得嘩嘩响的黄金谷就堆滿大仓了。”

一群年輕的小伙子，一边揮舞着黝黑的肩膀，一边唱起来：

收了一丘又一丘，

丘丘谷子大穗头，
百年难逢金满斗，
公社化带来大丰收。

紧接着一个黑脸膛的小伙子挺起腰杆向姑娘们挑战了：
“姑娘们！唱一个呀！这么大的好年景还不唱干什么？别光埋起脑壳耍镰头，当心把瓣子当谷草割去了！”可是姑娘们一句也不言语，只是笑咪咪的埋着头，更快地往前收割着。小伙子们只好又唱了一首：

十七十八不唱歌，
二十四五头绪多，
东又拉来西又扯嘛，
背起娃儿没奈何！

这一首山歌象一包炸药，把几十步以外的人们都逗的轟笑了。嘻嘻哈哈，倾心的欢笑，把万里晴空都荡漾起来。

这一下可把姑娘们激动起来了，一个矮墩墩的女娃儿挺起腰杆抹了一把汗，打开高嗓门：

东山有个野麻雀，
西山有个黑八哥，
听说干活往回跑嘛，
尖起个小嘴光唱歌。

又是一阵欢笑。人们带着欢乐的笑声向密麻麻的稻谷冲过去，一铺一铺的谷穗被平展展地摆在人们的后边。

随着收割队后边的打谷小组，用力扬起大捆大捆的谷穗，向撻斗的边边上摔过去，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响声，金黄色的谷粒象雨点般跌落在撻斗里。一队队的壮年人，把籬筐装得满满